

医学英语翻译中的文化阐释

★ 林生趣* (广州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科教科 广州 510095)

摘要:医学英语属科技英语范畴,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有其显著性学科特征。医学翻译是获取国外先进医疗信息的重要手段,是一种跨语言的医学文化交流,并具有与之相应的翻译原则,医学翻译应准确完整地传递医学文化信息。

关键词:医学英语;翻译;文化;阐释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in Medical English Translation

Lin Sheng-qu

The Affiliated Tumor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College, Guangzhou 510095

Abstract: Medical English falls into the category of 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ST), which owns some typical features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in its own right. Medical translation is an important method to obtain foreign advanced medical information as well as a kind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When translating, how to transfer medical cultural connotation becomes the elaboration focus of this article.

Key words: medical English; translation; culture; interpretation

医学英语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是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随着医学科技的迅速发展,医学英语日益发展起来。语言学家和医学科技人员对医学英语的词汇构成、语法结构、表达方式及修辞手段的研究进一步促进了医学英语的发展。

1 医学英语的特点

医学英语属科技英语的一个分支,主要描述和讨论医学科学事实,提交医学研究成果,传授医学知识等等。医学英语具有文字简练、内容明确、逻辑性强、结构严密、语言规范、表达客观、文风质朴、文理清晰、语气正式、被动语态多、专业术语多、复杂长句多、很少使用人称等特点。根据莱斯(Ress)的文本类型分类,医学英语属于信息型文本^[1]。

2 医学英语的翻译原则

2.1 翻译的目的 翻译是涉及两种语言的以文字转换为手段的一种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中间环节,是尽可能保持原文内容与风格的信息传递,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相互交流,沟通不同语言、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想与文化,使双方相互理解。因此,翻译成了一种传授知识、传播文化的工具,对促进文化交流、增进人类相互了解与和平共处发挥了也将继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医学翻译就是医学科学信息的跨文化传播,目的在于介绍国外先进的医学科技经验和技术,使不同国家和民族能够进行医学科技文化交流。

2.2 翻译的原则 对于翻译的原则或标准,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历来说法较多。不少中外翻译家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在东方,从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张培基的“忠实、通顺”^[2],范仲英的“使译文读者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3],陈宏薇的“意义相符、功能相似”^[4],柯平的“争取与原文最大限度的等值”^[5],等等;在西方,从泰特勒(Alexander F. Tytler)的三原则“译文应完全传达原文的思想;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一致;译文应像原文一样流畅”,美国翻译家奈达(Eugene A. Nida)的“动态对等、功能对等”^[6],等等。这些主张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又各具特点,各有侧重。原文体裁不同,在要求上有所差异,但无论如何,译文必须忠实于原文,把原文完整而准确地表达出来,不得任意歪曲、增删、遗漏、篡改。同时译文必须规范、通俗易懂,符合译入语民族的语言习惯。在以上这些

* 作者简介:林生趣(1968-),女,硕士,副译审,主要研究方向:医学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

翻译原则或标准中,奈达的“动态对等、功能对等”更加注重译文是否在保持原文信息的基础上符合译入语的语言规范,使译文接受者最大限度准确无误地理解原文的信息,也即:“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贴切的自然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要求,用一种符合译语习惯的方式表达源语信息,达到和源语信息最接近的自然的对等。翻译作为信息转换和信息传递的手段,要为译文接受者服务,从接受者的角度出发,着眼于原文的意义和精神,不拘泥于形式对应。奈达的“动态对等、功能对等”理论对于跨文化的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不同的语系,要做到绝对的对等是不可能的,译文对等的程度取决于源语和译语在文化上的差异性,差异越大,对等程度越低。

根据弗米尔(Hans J. Vermeer)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翻译医学英语同翻译其它文本一样,译文应忠实于原文,准确传达原文的信息^[7]。译文必须概念清楚,数据无误、准确规范,不折不扣传达原文的信息内容。同时,译文还要照顾译语的文化 and 行文习惯,要符合译语的语言规范,文理结构通顺,不生硬晦涩。翻译医学英语,既要有良好的中英文基础及翻译技巧,还须有相应的医学专业知识。

3 医学英语翻译中的文化阐释

3.1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产生于文化土壤的语言不仅是语言的形式,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与语言息息相关,一个民族的语言反映了其复杂、丰富的文化内涵,包括风俗习惯、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心理意识、人文地理等诸多因素。各民族心理、思维和推理模式的不同导致了文化的差异,文化不同,语言的内涵及表达就不同。文化渗透于语言的各个层面:词汇、句子、语篇。其中,词汇与使用该语言国家的文化传统、民族风情关系最为密切。

3.2 翻译的跨文化交际 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注定了翻译与文化的关系,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翻译界就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既然翻译是两种语言的转换,那么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必然会有文化信息的传递。翻译的文化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王宁在其所著的《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中从文化教育学的视角重新界定了翻译研究,将其视为一种文化阐释,并指出:“未来文化研究的发展道路,其中一条就是文化翻译,使文化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翻译已经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转变成另一种语言的纯技术操作,而是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一种形式,从一种文化转化成另一种文化教育的手段^[8]。斯内尔·霍恩比(Snell-Hornby)提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活动”^[9]。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re)认为翻译就是传递文化^[10]。诺德(Nord)干脆用跨文化交际来代替“翻译”这个术语^[11]。苏珊·巴斯纳特(Susan Bassnett)指出,翻译不是发生在真空中,也不是一种孤立的行为,而是一个跨文化的传递过程^[12]。陈宏微认为,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社会的交际活动,她把语言比作文化的血液,文化沿着语言形成和发展的轨迹而发展^[13,14]。萧立明认为翻译不仅在于语际间的信息传递,也是不同语言间的文化交流^[15]。

翻译时,译者处理的是两种语言,面对的却是语言背后的不同文化。

医学文本属信息型题材,医学词汇虽不及文学体裁中词汇的文化内涵那么丰富多彩,但毫无疑问,医学翻译在传递医学信息时,也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是医学文化信息的一种跨社会传递。

3.3 医学翻译中的文化阐释 一个民族的语言折射出其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态,植根于两种截然不同文化之中的语言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因此,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翻译必然存在某种变异,这种变异体现在传递文化信息时灵活采取的具体变通上。翻译时,常会涉及到词汇、句子的增删等技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正是文化差异使然。为了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译者常会对原文作必要调整,并使用符合译入语的习用语言结构方式来表达,将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传递过去,如在下列翻译中对隐含的文化信息的传递。

例句:练习气功有利于健康

译文:Doing Qigong, an ancient Chinese exercise, is good for our health^[16]。

分析:“气功”(Qigong)有很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原作者写作的对象是与作者自己同一文化圈的人,他不自觉地假定读者已具备了与自己同样的背景知识,对读者来说,很容易理解,但对外国人则不一样。翻译时,译者不能以原作者的假定来推测生长在与原著完全不同文化圈的译文读者,他们并不具备读懂文中内涵的背景信息。为了有效地传达原文,须先准确解析概念,再根据概念的确切所指将其译出,同时顾及译入语的语言规范,将文化差异造成的隔阂减小到最低程度。因此,翻译时,为了使译文读者能看得懂,语言形式有了改变,增加了一个同位语补充说明“气功”所蕴含的文化内容,译文实现了正确传达信息的功能。实际上,任何形式的翻译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对原文某种形式的注解,根本无法与原文实现风格、内涵和用词完全的对应。意义的对等在翻译时居于核心的地位,当形式对等和意义对等难以兼顾时,舍前者而取后者。傅仲选说,“译文犹如新瓶装旧酒。旧酒,就是原文的内容;新瓶,就是译语的形式。译语的形式与原语的形式有本质的差别”^[17]。为了达到原文与译文的动态统一,奈达提出了三种翻译方法:第一,译者直接使用与原文功能相等的词,必要时可在注释中加以补充;第二,借用原文的词,在原词上适当增加说明性的词语;第三,用说明性的词语翻译某些词。在保持语义对等的前提下调整源语的形式,既重视对源语信息的忠实,又注意符合译入语规范和习惯,既强调译语和源语在信息上的尽可能相似,也不排斥翻译的外来色彩。动态对等的翻译给了译者更多的灵活性和变通余地,能够更好地传达原文意义与精神内涵,产生与原文读者阅读原著时所产生的同样的感受。

语言之间的差异常使翻译者处于两难的境地,要么过于贴近原文而失去本族语的魅力,要么拘于本族语而牺牲原作的风采。有时,为了顾及译入语的表达习惯,也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可将较为流行的说法以括号的形式附于之后。正如曹碧茵所主张:翻译医学英语时,若使用音译,可注明汉字,

让懂汉语的人一看就明白,不懂汉语的人既理解了内容,又了解形式,帮助那些对中文感兴趣的外国人加深理解、学习中文^[18]。如:

例句:张仲景写成了《伤寒杂病论》。

译文:In the Han Dynasty (汉代), Zhangzhongjing (张仲景), an outstanding physician, wrote Treatise of Exogenous Febrile and Miscellaneous Disease(《伤寒杂病论》^[19])。

分析:这个译文考虑了相关的时代背景,因为原文是写给中国人看的,对张仲景及其生活的时代背景很清楚,但对不懂中国文化与历史背景的外国读者则要考虑到文化与时代背景信息。翻译时,增加了 In the Han Dynasty (3rd century AD) 及 an outstanding physician 的背景知识,同时以括号形式注明汉字,从准确传达原文信息的要求出发,补充这样的信息非常必要,对于读者完整了解和把握原文内涵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忠实于原文的内容,绝不意味着把原文机械地硬译出来,要准确地再现原文,译文不可避免地就有所增减,增加字里行间暗含的信息,减少译文中可有可无的字,但是增词不能增意,减词不能减意。

由于每个民族的文化有其独特之处,有些名称或术语常为其他民族文化所空缺。如中华民族有些东西,在译入语国家是空缺的,这时可采取从主人的方法,如:真气(genuine-Qi),心气(heart-Qi)^[20]。英汉两种语言在词汇的含义范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英语中一词多用和一词多义现象相当普遍,并且同一个词在不同的学科和专业中具有不同的意义,如:汉语中的“冻得发紫”,在英语里用 blue(而不用 violet)。

有好些英语词汇可按其发音译成汉语,如:roentgen(伦琴),quinine(奎宁),Aspirin(阿司匹林),shock(休克),Contac(康泰克)。有些汉字则可根据汉语拼音来译,如:阴(yin),阳(yang)等,已被英语吸收。对有些词,还需采取音译加意义词来译,如:Ritalin(利他林),bandage(绷带),Legalon(利肝隆),Webilin(胃必灵)。译成中文后,既表意又表音,可谓妙笔生花。但音译决不可滥译,好的音译将有助于医学翻译的发展,音译将随着医学的发展与进步继续发挥着作用。

在翻译这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中,译者总是竭力在原文和译文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求得平衡,有些表示术语形象的字母或单词,可译成汉语中的表示其形象的字眼或保留其原来的字母。如:O-ring(O形环),T-rest(T字刀架),X-ray(X射线)。

随着中西方文化的相互了解与接纳,很多富有鲜明的汉语言民族文化色彩的翻译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如:“时间就是金钱”(Time is money),“丢脸”(to lose face),“纸老虎”(paper tiger),“好久不见”(Long time no see)等,原是不合语法的洋泾浜英语,但经西方人模仿后,在英语口语中逐渐被接受,现在有些英美人都开始说“Long time no see”了,很具有中国特色。另一方面,好些外来语也已融入汉语体系,如:a stick-and-carrot policy(胡萝卜加大棒政策),“sour grapes”(酸葡萄)等。好的翻译会做到带点外国语味的本国菜,失掉一些好处,也添了一些好处,但聊胜于无。

4 结语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发展,国际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对从事翻译的人员来说,如何引导译文读者接受异族文化,如何促进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是首要考虑的问题。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表达方式和习惯上的差异,翻译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作灵活处理,在保存原文信息的基础上改变形式,既忠实于原文,又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做到文化顺畅地传递。

参考文献

- [1] Ress K, Vermeer H. Grundleitung einer allgemeinen Translationstheorie, Tübingen; Niemeyer, 1984: 221 - 232.
- [6] Eugene A. Nida, Charles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M]. Leiden; E. J. Brill. 1969: 12.
- [7] Hans J. Vermeer. A Skopos Theory of Translation (Some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M]. Heidelberg: TEXTcon-TEXT-Verlag, 1996: 104.
- [9] Snell-Hornby, Mary. Translation 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b: 78.
- [10]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ng,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108.
- [11] Christiane Nord.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M]. Amsterdam and Atlanta: Rodopi, 1991: 116 - 117.
- [12] Bassnett S, Trivedi H. Post-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81 - 86.
- [2] 张培基. 英汉翻译教程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0: 25 - 27.
- [3] 范仲英. 实用翻译教程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6: 1.
- [4] 陈宏薇. 新实用汉译英教程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 10 - 12.
- [5] 柯平. 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75 - 76.
- [8] 王宁. 翻译学的“全球化”进路: 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112.
- [13] 郭建中. 文化与翻译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75.
- [14] 陈宏薇. 汉英翻译基础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56.
- [15] 萧立明. 新译学论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67.
- [16] 方梦之. 翻译新论与实践 [M].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2: 162.
- [17] 傅仲选. 实用翻译美学 [M]. 3版.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49.
- [18] 曹碧茵. 关于中医英语翻译基本问题和发展笔调的思考 [J]. 中西医结合学报, 2006, 4(1): 109 - 110.
- [19] 李照国. 但去莫复问, 白云无尽时——中医英语翻译句法漫谈 [J]. 中西医结合学报, 2007, 5(3): 355 - 358.
- [20] 牛喘月, 汪腊萍. 列缺原为电神, 丰隆系是云师——对中医英语翻译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J]. 中西医结合学报, 2006, 4(5): 544 - 555.

(收稿日期: 2009-01-05)